



履行使命与能力建设丛书

罗剑明 总主编

军官能力建设理论 研究

唐志龙 罗剑明 主编

LUXING SHIMING YU NENGLI JIANSHE C

◆ 解放军出版社



导 论 军官能力与军队战斗力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大事，也是直接关系全军建设的大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要求我军“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军的特点和规律，推进军队各项建设创新发展”；同时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①为此，胡锦涛主席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把工作的着力点真正放到提高部队战斗力上，扎扎实实地抓落实”，^②显然，提高军队战斗力不仅是当前我军各项建设的中心工作，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加强军官能力建设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

一、军官能力是军队战斗力生成的内聚力

战斗力是军队的作战能力，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前提和基础。战斗力的生成，必定受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军内外一系列

① 《求是》2004年第19期，第11页。

② 《求是》2005年第2期，第21页。

条件和环境的制约。然而,就一支军队内部来说,军官能力则是军队战斗力赖以生成的内聚力。

众所周知,人与武器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两个基本要素。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阐明: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从而科学揭示了人和武器的辩证关系。人才是政事之本,也是战斗力之本。当今时代,高科技的发展和运用并未改变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官兵能力仍然是制约军队战斗力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江泽民指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绝不能忽视人的因素,不能忽视精神的因素,不能丢掉人民战争这个法宝”,^①反复强调“高技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人”。^②这是由于高技术的武器装备,不仅是由具有高智能的人所研制,而且还必须有高觉悟、高知识、高技术的人掌握,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功能,实现整体战斗力水平的提升。因此,在新世纪里,注重人与武器的内在统一,特别强调人在军队战斗力生成中的作用与地位,仍然不能忽视。

军队战斗力中起决定作用的人的因素,实质上是指军人的素质与能力因素。军人的素质是其能力的内在基石,军人能力则是其素质的外在表现。它们之间也是一种辩证关系。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军人能力又分为军官能力和士兵能力,军队战斗力的基础在士兵能力的充分运用,而军官能力是军队战斗力的核心。因此,军官能力正确而有效地发挥,必定是军队战斗力生成的内聚力。这种内聚力以“内敛”的方式从两个方面具体体现出来:

一是向心力

军队中各级组织系统和指挥系统的核心均由军官担任,军官

① 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②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63页。

特别是中高级军官，是各部队的“主心骨”，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の場合，只要军官情绪稳定，动员指挥能力强，士兵就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整个部队就会拧成一股绳，生成强大的战斗力；反之，离开了军官有效的组织、领导，部队就失去了向心力，思想不统一，步调不一致，不可能生成战斗力。

二是凝聚力

向心力为战斗力的生成解决了方向集中问题，在此基础上，军官各项能力的正确发挥所形成的凝聚力，必定继续为战斗力的生成解决系统整合问题。在实践中，上级的指示要靠军官来贯彻、检查和落实，士兵的要求要通过军官来反映与合理解决，部队的信任度要靠军官来加强。这就需要军官公道正派，求真务实，科学运用多种能力协调各方利益，妥善处理各种矛盾，把同向聚集起来的各种力量整合凝聚成一种合力，生成强大的战斗力；否则，部队成员同床异梦，宛如一盘散沙，就不会出现 $1+1>2$ 的系统整体功能，也无法生成现实战斗力。井冈山时期的红军，艰难奋战而不溃散，人少武器差而战斗力强，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很重要原因。这与在党支部中起核心领导作用的红军军官各种能力，特别是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能力和组织指挥能力使广大官兵形成了巨大的内聚力，有着直接的联系。

显而易见，一支军队要具备一定战斗力，离开了军官的能力基础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党一贯强调，带好部队的关键在于提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新的历史时期更是如此。江泽民指出：“历史经验证明，人才为政事之本，也是建军治军之本。中高级干部是军队的中坚，率领着千军万马，肩负着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这些同志的素质如何，能力和作用怎样，直接关系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和指示的贯彻落实，关系到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负，关系到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从部

队工作状况来看,也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精神状态好,组织领导水平高,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强,完成任务就出色;反之,部队问题就多,工作就平平沓沓,关键时刻就过不了硬。因此,认真抓好中高级干部队伍的建设,努力提高他们的素质,培养一大批适应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适应现代战争的合格指挥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①从而,鲜明地提出了加强军官能力建设的时代课题。

二、军官能力建设是军队战斗力提高的内驱力

军官能力同任何人的能力一样,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也就是说,它必定随着社会领域里军事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我们要不断发展军官能力,进一步提高军队战斗力,就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切实加强军官能力建设。

建设,含有充实、完善、创造、发展之意。军队的战斗力与军官能力的内在联系表明,军官能力的存在不仅是军队战斗力得以生成的内聚力,同时通过建设所发展着的军官能力更是军队战斗力得以不断提高的内驱力。这种内驱力有别于对提高战斗力发生作用的军外各种因素及条件,而是仅就军内各种因素及条件说的,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在于军官能力及其建设问题,它推动着战斗力的提高。在实践中,军官能力建设对战斗力提高的内驱力主要有两点:

一是扩展力

一般来说,军官某一特定能力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具有相对

^① 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稳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推动，这种特定的能力需要不断充实和拓展，呈现出显著变动性，包括对原有能力补充新知识，添加新素质，进行同一能力量上的扩张；也包括以原有能力为基础或者突破原有能力的局限，在新知识与新素质的作用下，锻造出符合部队发展需要的新能力，实现不同能力质上的飞跃。两者都使军官在能力建设中更新扩展了原有能力，从内部有效提高了战斗力。

二是进取力

人的能力是在实践基础上，主观作用于客观的契合点，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军官能力更是如此，因为能动性在战争中表现得更为彻底也更为剧烈，毛泽东对此曾有过详尽的论述。军官能力建设将会进一步激励军官施展自己才能的勇气，也将进一步拓展军官发挥自己才能的广阔天地，为军官能力的现实化创造必要条件。这就必然使军官能力特别是在建设中获得的新能力，具有强烈的进取力，从内部不断促进战斗力的提高。因此，江泽民根据新时期增强我军战斗力的实际需要，对广大官兵提出了“两个武装”的要求，即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和现代科技特别是高科技知识武装自己，达到“又红又专”，全面提高素质和能力。它言简意赅，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是我军军官在新时期进行能力建设，促进战斗力提高的重要指导思想。

搞好军官能力建设，促进我军战斗力提高，不仅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还要有具体的现实要求，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理论上，必须对军官能力建设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包括能力的一般特征与价值取向，军官职业对能力的内在要求，军官能力结构的理想模型，军官能力形成的动态机制与实现条件，军官能力建设的基本原则、主要规律、主要内容、基本方法、评价体系，以及当代我军军官能力发展的战略构想等等，克

服那种认为军官能力问题司空见惯，用不着“小题大做”的认识误区。在实践中，军官能力建设千头万绪，但必须紧紧围绕军队的中心任务来展开，围绕提高军队战斗力来进行。军队的中心任务是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军队现代化建设，特别要注重增强各级党委和军官驾驭现代战争和领导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江泽民强调：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军事领域的必然要求。各级党委和军官，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想大局、议大事、谋大计，提高战略思维的能力；要认真研究解决军队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依法管理部队，全面建设部队，提高新形势下治军的能力；要努力学习掌握现代科技特别是军事高科技知识，强化科技素质，培育科学精神，坚持科技强军，提高依靠科技进步增强部队战斗力的能力；要认真学习研究现代军事理论和作战思想，努力掌握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提高组织指挥高技术战争的能力，等等。^①

实现这样的要求与目标，需要广大军官做长期的、艰苦的努力，也需要做多方面的准备。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善于学习，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江泽民指出：“形势发展很快，不努力学习，不努力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懂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不了解历史，科学文化知识浅薄，思想政治水平、精神境界、领导能力不高，就无法做好工作，带好部队。”^② 只有以只争朝夕的态度不断学习各种本领，军官能力建设才会坚持与时俱进，真正成为军队战斗力提高的内驱力。

① 参见总政治部：《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解放军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3 页。

② 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解放军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9 页。

三、“打赢”是军官能力建设的根本标准

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党组织能力建设的《意见》指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加强军队党组织能力建设的最高要求与根本标准。事实上，我军党组织成份中绝大部分由军官构成，中级以上党组织成员基本上全是军官。加强军队党组织能力建设，其着重点仍然在于加强军官能力建设。而加强军官能力建设与提高军队战斗力有着内在统一性，其共同的价值追求就在于谋“打赢”。因此，在“军官能力建设——军队战斗力提高——打赢战争”这一辩证联系的因果链条中，“打赢”是其深层次动因，也是我们进行军官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必然成为新时期我军军官能力建设的根本标准。

打得赢、不变质，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建设必须着力解决好的两个历史性课题。不变质是我军立军之本，是打得赢的思想政治基石；打得赢是我军职能所在，是不变质的客观现实确证。在二者有机统一体中，打得赢占据首要性地位，显示了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极端重要性，也昭示着军官能力建设的根本检验标准。但在实践中，并非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出现了某些把军官能力建设根本标准简单化、庸俗化和多元化的倾向，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些与“打赢”根本标准相冲突的所谓“具体标准”，诸如遇事保平安、重说轻训练的“安全标准”，万事不争先、无过便是功的“稳健标准”，少做多汇报、笔头出经验的“材料标准”，以及劳兵又耗财、管看不中用的“政绩标准”等等，严重干扰了军官能力建设的顺利进行。产生这样的误区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与一些同志缺乏求真务实精神，沉湎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忽视对“打赢”根本标准深刻的认同感，实在大有干系，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批判和摒弃的。

在军官能力建设上强调“打赢”这个一元化的根本检验标准，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在理论上，“打赢”标准使军官能力建设坚持了实践第一的科学原则。军官能力建设的得失成败，不能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来判断，必须放到实践中去检验，最终要接受战争的洗礼和验证。部队里流行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口头禅，反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在军事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只有打得赢，才是军官能力建设的“硬道理”；否则，任何的“经验”都会显得空洞乏力，任何的“标准”也都会显得相形见绌。诚然，由于军官所在岗位和所负责任的差异，也由于客观环境发展变化的需要，可以根据不同种类军官特点制定有一定特殊性的具体标准，但这些具体标准只能围绕“打赢”这一根本标准，在进一步具体化过程中通过实践落实它，而不能与之相冲突，更不能以“具体化标准”为幌子企图否定和取消它。在实践上，“打赢”标准适应了军官能力建设的现实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蓬勃发展，大大改变了传统的战争形态，信息化战争成为新战争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给军官能力建设既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严峻挑战。如果我军军官不能主动适应这种变化，有些人甚至还停留在陈旧落后的思想与行为上，或者把增强能力设定在找退路、谋出路、跑关系、谋私利上，或者把能力建设的重点放在带领部队做军事斗争准备时练为看、重汇报、弄虚作假等，就会因丧失驾驭信息化战争的能力而吃败仗，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广大军官只有以对祖国和人民高度忠诚的时代责任感，牢记我军职能，自觉迎接挑战，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要求，努力进行信息化条件下防卫作战能力的全面建设，其能力才能适应时代需要，适应军队跨越式发展需

要，也才能使自己在维护祖国安全的岗位上实现璀璨的人生价值。

在新时期坚持“打赢”根本标准，全面进行军官能力建设，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最重要的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党组织能力建设的《意见》，不断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军特点和规律，推进军队各项建设特别是军官能力建设的创新发展。因此，军官能力建设从整体上说，必须强化“打赢”意识，提高“打赢”素质。特别是各级党组织要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带倾向性问题及薄弱环节，把握重点难点问题，积极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各种不正之风，对军官能力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制定切实管用的建设办法和措施，聚合各种“打赢”力量，不断提高军官各种实战能力和水平。同时，军官能力建设从个体上说，人人都必须自觉围绕“打赢”标准坚持“两个武装”，立足岗位，履行本职工作，根据自己特点制定具体可行的计划，在实践中努力强化自己的各种实战能力。总之，全军将士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打赢”标准全面加强能力建设，瞄准“打赢”做好战备工作，为履行好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

第一章 能力及其基本特征

搞好军官能力建设，应该首先认真把握同能力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基础知识。这既包括对能力的概念、能力的种类、能力的基本特征等静态性因素的描述，也包括对能力的价值功能、能力的价值取向等动态性因素的探讨。如果我们将这些基本问题弄清楚了，那么对军官能力诸问题的进一步展开研究，就有了科学的思想基石；同时对在实践中努力进行军官能力建设，也就有了现实出发点。

一、能力的本质

能力，是人们十分熟悉而又争论不休的一个概念，也是人们竭力推崇而又无法完全占有的一种力量。这是由于，日常生活中的“司空见惯”，使许多人忽视了对它现实存在的理性思考；而理论学科的分界壁垒，又往往影响了对它普遍性本质的深刻揭示。因此，在实践中人们所讲的能力，常常带有各自需要和理解的印记，缺乏比较广泛的认同感。

究竟如何理解能力？其基本内涵该如何界定？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人才学以及行为科学等等，都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

研讨，拟制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定义，也提出了许多启人心扉的时代课题。例如，西方心理学家们普遍认为，能力是指做一件事和完成某种任务所需要的能。这种能，不是物理性质的能，而是一种心理能量。他们将能力分为“造诣”和“性能”两大类，前者指一个人身上已经具备的那种能力，后者指一个人身上现在没有、将来会有的潜在力量即潜能。^①但在前苏联心理学家那里，能力的内涵与西方大相径庭，他们或者认为能力是“作为成功地完成某些活动的条件的个性心理特性”；^②或者认为能力是“在个体中固定下来的概括心理活动的系统”。^③他们也将能力划分为一般和特殊两种，前者包括智慧品质和记忆品质等，后者指形象记忆力、彩色辨别力等。我国心理学家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能力看法，多数人将能力同活动联系起来，并从能力在活动过程中的作用及构成个性心理特征的方面揭示能力的内涵。李孝忠先生认为：“能力是人完成某种活动所必备的一种个性心理特征，它是在心理活动中表现出来的。”^④

至目前为止，在能力问题研究中一直唱着“主角”的心理学界尚且如此纷繁复杂，莫衷一是，其他学界就更是如此。人们都以不同的需要和立场，研究和探讨着能力问题，并从不同的视角给能力下了许多有着明显差异的定义。例如，《辞海》认为：能力“通常指完成一定活动的本领。包括完成一定活动的具体方式，以及顺利完成一定活动所必需的心理特征。……能力是在人的生理素质的基础上，经过教育和培养，并在实践活动中吸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经验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⑤ 戚书平博士从

① 参见李孝忠：《能力心理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② A·A·斯米尔诺夫等主编：《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488页。

③ С·Л·鲁宾斯坦：《心理学的原则和发展道路》，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30页。

④ 李孝忠：《能力心理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⑤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479页。

价值论角度理解能力。他指出：“所谓能力是指：人本身所潜有的，经过激发和训导可焕发出来的改造和影响世界的力量，是人成功地从事某种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各种内在力量。它是人和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种基础。”^① 韩庆祥教授在《能力本位》一书中，则侧重从人学角度来理解能力。他从人的能力发挥的基础、能力发挥的内容、能力发挥的水平、能力发挥的合理性、能力发挥的效果、能力发挥的载体、能力发挥的价值以及能力发挥的作用等八个方面，探讨了能力的基本内涵。他概括道：“这样，可简要地把人的能力界定为：它是人的综合素质在现实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正确驾驭某种活动的实际本领、能量和熟练水平，是实现人的价值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左右社会发展和人生命运的一种积极力量，它包括体力、智力、道德力、审美能力、实践操作能力等一般能力，从事某种专业活动的特殊专业才能和为社会而奉献的创造能力。”^② 显然，所有这些研究和探讨，对于各个特定领域里深化能力的理解及指导人的实践活动，都毫无疑问是有启迪价值的。

然而，要真正全面地科学地把握能力的本质，还是应该从哲学的视角进行深入探讨。这不仅在于哲学本身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更在于“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③ 这种哲学不仅从内容来说，而且就表现来说，都要和现实世界接触并互相作用，从而使人类最精致、最珍贵、看不见的精髓都凝结在里边。同时，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组成事物各基本要素的内在联系，由事物内部特殊矛盾

① 戚书平：《能力价值观初探》，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3月第2期，第73页。

② 韩庆祥：《能力本位》，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所构成。认真从哲学的高度深入研究能力的本质，把握能力的特殊矛盾，可以突破各具体科学领域的局限，从特殊上升到普遍，从个别提高到一般。因此，从哲学视角看待能力范畴，就是指人的内在素质的外化力量。这里的内在素质，指人本身所固有和潜藏着的各种素质的综合，它们经过训导和激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释放出来。这里的外化力量，指内在素质的外在表现，即人本身释放出来、可以被人们感知与认识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内在素质与外化力量的有机统一，构成了能力的特殊矛盾，也揭示了能力的根本性质。通俗地说，能力是以人本身的内在素质为基础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实际本领，是任何个人、团体、国家乃至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现实力量。

可见，能力与素质密不可分。素质是人本身所存在着的各种条件，包括人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知识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等等。概括起来，可分为物质性素质和精神性素质两大类。物质性素质单指人的身体素质，是有机体以遗传为基础的解剖生理特点，包括人的感觉器官、运动器官以及大脑的结构形态和生理机能方面的具体特征。身体素质既有先天的基础，也有后天的锻造。例如，有的人听觉、嗅觉异常敏锐，有的人则不然，显得比较迟钝。但是，这种迟钝只要不是器官上存在重大的生理缺陷，往往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锻炼而改变这种现象。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先天的基本素质是发挥某些特殊能力的优越条件；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时应该看到，后天的努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甚至改变先天的不足，使之同样具备某种特殊的能力。这里并不违背唯物论，而是坚持了辩证唯物论。精神性素质包括人的心理素质、知识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以及文化素质等，它们既以人的身体素质为基础，又是对人的身体素质的超越与提升。人的物质性素质与精神性素质的综合统一，

就会在行为中转化为一定的能力。当然,素质与能力也是辩证统一着的,素质是能力得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基础,能力的正确发挥不仅可以实现和确认人的素质,还会反过来促进人的素质进一步提高。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能力划分为不同的种类

例如,从能力的存在状态上看,有潜能力与显能力;前者指已经存在于人体内只是尚未转化的能力,后者指在一定环境下已经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从能力的社会构成来看,有个体能力与群体能力;前者指个人的能力,后者指一个单位、部门、团队的集体能力。从能力的活动层次来看,有单项能力与综合能力;前者指某种片面发展了的特定能力,后者指比较全面发展着的整体能力。从能力的适应范围来看,有认知能力与创新能力;前者指学习、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水平,后者指在实践基础上改造旧事物和创造新事物的本领。从能力的内容揭示来看,有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前者指思考问题的方法、途径和结果,后者指将思想变为行动的操作能力。从能力的实现性质上看,有正价值能力和负价值能力;前者指对人和事物存在及发展起促进作用的能力,后者指对人和事物存在及发展起阻滞甚至破坏作用的能力。从能力的释放过程来看,有初始能力、鼎盛能力和终结能力;前者指能力初露锋芒,中者指能力发挥到极至,后者指能力已消耗殆尽,反应了能力特别是某一具体能力的辩证发展状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表明了不同类型的能力适应于不同领域需要的客观现实,以及不同划分标准导致能力类型呈现差异的实际结果。囿于篇幅,本章侧重站在个体人的角度,从能力的结构生成、能力的外化过程以及能力的发挥向度等三个方面,作一扼要剖析。

从结构生成来说,人的能力包括体能、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
体能是指人从事活动时所必须具备的身体能量,它以身体素

质为自己的物质基础。很难设想,一个身体素质差到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的人,会有很强的能力。因此早在 1828 年,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曾针对人们一度将天才想象为一个短小瘦弱驼子的情況,不仅指出“身体对创造力至少有极大的影响”;还以拿破仑为例,指出倘若没有强健的体魄,他就不可能从火焰似的叙利亚沙漠到莫斯科大雪纷飞的战场,经受得住那么多行军、血战、困倦、饥寒的痛苦,而成为一个英雄人物。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还说:“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健康的体魄在人才成长和成功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对人的能力的存在与表现都不可忽视。^①思维能力指人运用一定的思维工具去描述或分析思维对象,从而把握其本质的手段、途径与方法。人的思维能力既包括理性思维能力,也包括非理性思维能力。前者指受认识者目的和意识所支配的一切精神活动,具有自觉性、抽象性和逻辑性等特点,诸如概念、判断、推理等能力;后者指不完全受认识者目的和意识所支配的一切精神活动,具有自发性、非抽象性和非逻辑性等特点,诸如想象、情感、形象、直觉等能力。理性与非理性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人的思维能力。在一般情况下,理性思维能力处于主导地位,非理性思维能力处于次要地位,“配合”理性思维促进着人的整体思维能力健康发展。当然,实践中也有人将思维能力称为智能,其实它们二者既有联系也存在区别,本文就不详论了。实践能力是指人的动手能力,也即通过其正确的行为活动,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在人的现实需求上,体能是构成人的能力的基础,思维能力是保障,实践能力是显现和确认。

① 参见王通讯:《人才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3 页。

从外化过程来说，人的能力包括潜能、动能和效能

这是从人的能力存在与活动状况来讲的。潜能是指人以自己的各种素质为基石，认识、掌握客观对象或可以使自己的活动对象化的内在能力。因此，潜能仅仅是一种潜藏着的能力，是一种可能性的能力。尽管可能性能力包括在人本身中，但它绝不是现实性能力，因为它只是预示着能力发展前途的种种趋势。一方面，这种可能性能力具有着现实可能性与抽象可能性能力的双重属性，前者指当下已经具备了条件可以立即实现的可能性能力，后者指目前条件尚不具备还无法实现的可能性能力。另一方面，在现实可能性能力中，还要注意把好的可能性和坏的可能性能力加以区分，前者指可能性能力在转化为现实性能力时可以促进事物的发展，后者性质则完全相反。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潜能必须全面地科学地分析，既要努力创造条件，及时地加以利用和开发，使之顺利完成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能力的转化，防止其可能被闲置、压抑、扼杀而遭泯灭；同时又要给以积极的引导，使之通过正确地发挥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服务，防止其错误的释放能力而对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产生负价值。动能是指人的潜在在需要和利益驱使下，通过一定条件，由潜在状态向显在状态转化的运动过程，也就是实现由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变。由于现实可能性能力具有正价值和负价值质的区别，所以动能以积极态度进行活动满足人的利益需要时，往往呈现出两极指向：一是把动能引向创造性劳动，实现社会价值和人的价值，包括创造生活资料等物质产品，也包括创造文学艺术等精神产品；二是把动能引向毁灭性途径，实现对社会财富的疯狂攫取、掠夺和占有，甚至出现如希特勒式的反人类反文明的可耻行为。为了确保动能转化的正确指向，必须加强教育和引导的力量。效能是指在人的能力通过转化活动，达到了预期目标和实现了良好效果